

乡间洋桥姚港桥

◎羌松延

在曾经的四安境域，有三条大致平行、成川字分布的南北主河道，东沿和中部两河为著名古运盐河中的两段，其中，东河现名金石，中河现名兴石，顾名思义北为石港，向南分别连接金沙、兴仁。位于西部的毛通港则相对低调，几乎不为外人所知，但居于毛通港北端的姚港桥却名气不小，一直是当地有名的地理标志。



宣统《通州水陆道里详图》显示，有五水汇聚于该桥。



拆除之前的姚港桥(2021年9月摄)。

奇怪的是，附近居民将这座桥喊作“杨家桥”或“杨港桥”。经搜寻，笔者在宣统年间绘制的《通州水陆道里详图》上该桥位置找到“杨港桥”的标注，据此判断该桥的历史至少有110多年了。至于桥名由来有两种说法，一是《通州历史文化概览》所记，因该桥最初以杨木搭建，故称杨木桥，久而久之变成了杨港桥。二是世居桥旁的严建华老人考证，“因为桥西的姚港低田才有了这个桥名”。而1916年《通海新报》中的“姚港桥西……向属低洼”句，则与后一种说法相合。

观察姚港桥的选址，位于当年的水运要隘。此地为五水交汇之处，桥南即分三路：西往韩家坝；东经虾蟆庄、王家桥到陈家酒店（四安镇）；向南由野鸡桥、南四鸭港到横港、南通。在桥北四五十米处分为两路：向北到吴山桥（严家园）、北四鸭港；往东北至邓家桥等地。

关于该桥的修建，青少年时期生活于此、后定居昆明的吴中达老人（1937年生）回忆，据他童年获得的信息，该桥最初由桥东富户沈馨安出资兴建。至于最初建桥时间，已难以考证。而早年的木桥因维护不善，常以危桥形象出现在报端：1924年10月，姚港桥因“年久未修，凡重载车辆行经其上，颇觉危险”，为此，该处地董等建议修理，四安警察所陶逸卿所长“助洋二十元，董事办事处亦拨助洋四十元，余归附近乡富劝募”，并经匡算，“需洋三百余元”，但结果因“为战事各地筹捐，故对于此等善举之劝募为较难”而作罢。1928年，四安“西乡姚港桥，腐烂更甚，且桥身走

动，行经其上，如体育之荡木”，致有记者呼吁“深望行政局长……加之注意焉”。

几年后，姚港桥终于迎来了巨变。据多位老者转述父祖辈的回忆，90多年前，在陈家酒店河东（今四安卫生院位置）和姚港桥东开设“纪万源”木行的纪德连（人称纪二连子）从福建押运木排回家，因江中出现险情，没法收港（靠岸）。结果，一阵惶恐之后，纪德连不仅幸运脱险，还意外捡到另外一个木排。庆幸之余，他认为不义之财不该受用，要将出售这批木材的钱用于行善。于是，买来上等的钢筋、水门汀（水泥）等材料，并专门请了宁波工匠，在原址建成了一座高大坚固的水泥桥，也在乡间留下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早年的乡村河道，渡多桥少。姚港桥从初建到重建，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也见证了通城北郊的世纪风云。如1913年5月，上海《时报》曾有报道姚港桥之春苗会（麦苗将秀之时攀刀山），引来“乡间男女聚观如堵”。1916年7月，“四安市姚港桥……遭阴雨已达十余日之久，种植花菜之田均成泽国，农民无不忧形于色”。1943年2月16日，南通县警卫团和通西独立营的指战员从这里星夜过桥，拉开了悲壮的万愿楼战斗的序幕。后因日伪军进驻严家园，为阻隔交通，新四军拆去栏杆，掀掉桥板。日本投降后，人们重新铺上木板，但未恢复栏杆。1946年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这里推开。后因国民党军驻扎附近的严家庄，新四军再次掀掉桥板。1948年，由王汉言率领的小股游击队等我方小股武装利用此

处的复杂地形打击敌顽。而坚持就地斗争的我四安区虾蟆乡乡长羌汉臣，则被反动派杀害于姚港桥旁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附近的农家子弟，在耕读传家、崇文重教氛围中，自强不息、勤于攻读，从姚港桥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：当年南通师范副校长吴韵宣，婉拒恩师熊庆来的邀请，扎根家乡教育事业，培养了李吉林等优秀人才。桥东吴中书、朱德祥表兄弟二人，于1930年代接连录取清华大学，引起轰动，后又均连续担任全国人大代表，并分别成为名噪一时的化学教育家和数学家，其中，朱德祥为边疆教育及我国现代几何学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，有“20世纪云南教育界的一代宗师”之誉。而朱德祥之子朱维华曾于1996年出任云南大学校长，是著名的计算机专家。

2011年，因姚港桥过于高大，致使车辆爬坡不便，四安水利站在老桥北侧新建了一座平桥，老桥被拆除，桥板被废弃。

高大、坚固的老姚港桥，不仅是在外打拼游子的家乡记忆，更是十里八乡著名的地标，是当地乡亲们曾经的骄傲。老桥历经90多年，仍岿然屹立，毫无倾斜，桥桩虽无防护，却看不出明显磕碰痕迹，以致附近百姓有“船坏桩不损”和“桥坚强”的说法。同时，就笔者所掌握的信息而言，该桥或为通州区境内最早的桥梁建筑遗存。遗憾的是，在水利部门的河道整治与危桥拆除行动中，当地村民虽曾以该历史遗存已无关航行和排水为由请求保留，但坚强了近百年的老姚港桥，最终还是于2021年年底黯然消失了。

杨葆光与朱兆蓉

◎彭伟

杨葆光是如皋籍篆刻家朱兆蓉的恩师。杨葆光（1830—1912），江苏松江人，字古耘，号红豆词人，景宁知县，善诗工画。包兰瑛作《叠韵奉和外子四旬自述诗》：“思贤企仰斗山旁”，笺注：朱兆蓉“私淑于徐花农侍郎，受业于杨古耘明府”。先谈徐琪（1849—1918），杭州人，字花农，光绪六年进士，历官内阁学士，署兵部侍郎。其父奉命于扬州御敌（太平军），于是徐琪自幼随母寓居如皋。朱家为皋东望族，朱时帆又于杭州任职，故而朱徐两家过从甚密。徐琪有诗为证，所作《余幼时随先人居如皋，与朱时帆司马相识，今二十年矣。司马昨来都下，谈及旧游，为写小扇率题一绝》：“忆昔东皋载酒频，绿杨城郭晓烟新。与君话到前游事，为写枝头万顷春”，深情回忆昔日如旧情。除去旧谊，徐琪才华出众，与王梦薇同出俞樾门下，有文采，工书画，因此朱兆蓉早闻其名，由衷仰慕，方有私淑一说。杨葆光与朱兆蓉，则多有直接交游，情感深厚，心心相印。朱兆蓉寄怀杨葆光，诗云“芳心两地赏音同”。赏音者，知音也。两人晚年，频频交游。1899年，杨葆光年入古稀，喜得爱孙。朱兆蓉赋诗《杨古耘大令七十得孙和元韵》：“宦海能安自在身，含饴今日喜天真。申公品望超侪辈，潞国文章有替人……”，既述老师天伦之乐，又赞老师人品才学，好比西汉学者、经学家申培诸公。1901年，师徒杭州离别，各自归乡。朱兆蓉作诗两首，真情告别：

别后新诗寄断鸿，月明两地寸心同。归舟各载杭州酒，红叶林边醉晚风。

数仞门墙未许游，匆匆言别解兰舟。他时傥入春风座，湖上来登陶氏楼。

对于恩师杨葆光，朱兆蓉执弟子礼。1909年，杨师80大寿。朱夫人作《上杨古耘先生》，颂其为官有政声，赋诗有人敬。又因恩师80岁生日，重游泮水，朱兆蓉、包兰瑛联袂，吟唱诗作贺寿，盛赞“先生当代擅才名，海内人争倒屣迎……清白家风仁者寿，一枝花管占长春”。杨师也十分喜爱朱兆蓉、包兰瑛伉俪。他为包兰瑛诗词集题诗，有言：“前身定是包明月，得婿乃如徐孝穆”，将两位爱徒誉为南朝女史包明月、诗人与文学家徐孝穆。由于宦游，音讯不畅，朱兆蓉与杨葆光失联多日。1912年正月，他才接到杨师病中来鸿，谈及旧学古诗，思起昔日谆谆教诲，犹在耳畔。不久，杨氏下世，朱兆蓉撰有《与内子同挽杨古耘诗》：“尘世阅沧桑，皓首归真，绝笔文章超屈宗；门墙列桃李，绎纬安在，未传心法愧秦徐”，又注“古耘先生寿八十有三，终于里第，是福人也”。杨葆光与朱兆蓉，师生情谊绵延不绝，直到长者逝世，方才终了。